

叶廷滨

总有一朵花正在为你开放

都喜欢手上有一朵花,是别人送的。那一朵小花,也许是情人节的礼物,也许是你们和他之间的秘密。也许与别人都没有关系,只是你自己,在山间小径漫步,信手从路旁的草坡上,摘下的一朵野菊,把它带进了你的房间,也就把山野的气味和色彩留在自己的身边。

不过,自己手上有一朵花的时间好像总是比别人手上有一朵花的时间少,因为“别

人”有无数个,这是道数学题?不。是心理学的题目?也不。只是生活最真实的内容,只是我们忘记了安放它的位置。报上有这么一段文字:“姚明对他的朋友说:生活能选择吗?永远像现在这样,我羡慕你清闲,你羡慕我有钱。”也许不只是姚明和他的朋友,有这种互相羡慕,或是互相欣赏,遇到另外的情境,手上的花会长出刺,还会是互相妒忌。我们更多的不是面对姚明,因为爹妈没有给你这

么一高大体魄当本钱,我们每个人更多的是面对身边的人,同事、同学、邻居以及各种圈子里的熟人。在这个时候,常常会因对方手上的“那朵花”而心生羡慕,甚至心生妒忌,心生不平之怨:老天爷,怎么好事都落在他的手上!

姚明对他朋友所说的话,是老实话,但不是什么真理和高论,因为那只是一枚硬币的一面。只看到这一面,就自然产生羡慕甚至妒

忌之心。这句话换一个人来看,比方我,我就这么想:有钱的姚明这下子没办法过我这样自由自在的日子了,我得感谢老天让我能有如此清闲的一段时光!于是我拒绝让我的钱包去和NBA的钱包比赛,我愉快地安排这段清闲,读几本好书,写几篇文章,包括这一篇正在写作的短文。

这篇短文就是从读到姚明的话引出,我觉得姚明可爱的坦白中也有一丝不完全清醒的坦率。不是手上那只篮球才是命运赐予的鲜花,上帝既然是公正而英明的,那么,他一定也在你手上放上另一朵鲜花,也许我们只是眼睛盯着别人的手,而让自己的那一朵枯萎了。

我从这一段话,想到了关于鲜花和命运的故事。看了许多二战集中营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去知晓善恶,同时也让我思索命运。在集中营恶劣的现实生活中,囚徒被剥夺了一切,而党卫军则占有了一切,阳光、食物、水

甚至清新的空气,这真是太不公平了,这个世界所有的不公平都集中在这个叫集中营的地方。但是在活在这个集中营里所有人的内心,在夜晚的梦里,却是另外的两种境遇。囚徒“拥有”希望和明天,这明天和希望是维系他们生命的最好礼物,梦里会有蓝天、草地、鲜花和解放者带来的阳光下的自由呼吸!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但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得到!而党卫军的噩梦,是绞架,是审判厅,是无休止的追捕,只要他们活到战争结束,就会实现噩梦中可怕的预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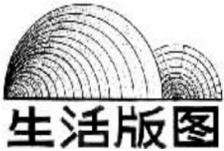
集中营的故事有许多,但所有的故事,都是上面这个事实的具体化和个别演绎。真的,当我一次次重温苦难,我增加了对生活的信心——只要活着,永远不会被剥夺得一无所有,在手上还会有“一朵花”,只是和你我千万不要忽略了“自己手上的花”,哪怕它只是梦里的自由,铁丝网外面的绿草!下面这段话是当年集中营里一名囚徒的祈祷:“亲爱的

上帝,别让我死在这里!请求你听我这一次!我要死在外面。我还年轻,请让我死在外面!我还想看一眼自由!请求你,让我看一眼自由再死。我知道自己不会活多久,可是,我想死在外面的草地上。”这就是一个人被剥夺得只剩下生的希望时发出的心声,当生的希望那么渺茫时,死也“想死在外面的草地上!”在这个党卫军枪口下的死亡集中营里,还有比“渴求活着”更有用的东西吗?这就是亲爱的上帝给囚徒们最美的花朵,囚徒们用心血滋养着这朵花,直到集中营成为一个记忆,而苦难中的这段祈求,证实了生命的美丽与顽强。

永远不要只会羡慕别人而忘记自己手上还有另外一朵“美丽的花”。相信命运在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会打开另一扇窗。一定要为生活找到理由,只要活着,就让自己手上的那朵花枯萎了,那是命运的赐予。只要关注了手中的这朵花,你的生活就一定会变得不一样!

周养俊

雨天走访郑砚生



郑砚生是著名画家、长安画派创始人石鲁唯一认可的学生,其人其画早有耳闻,只是未曾谋面。前些年他被招聘到广东,外界传说他不再提笔作画了,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很是替他惋惜了一阵子。

一个雨天,在西安,我们路过书院门时意外地发现了郑砚生的画廊。于是带着好奇走进了这间画廊,并且走访了这位新长安画派画家。

郑砚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些来访者,谈及人们传说之事,郑砚生笑了,他说:“画画是我一辈子的头等大事,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也不会停下笔。”原来,在广东的几年中,郑砚生不但没有停过笔,而且对欧洲画派特别是毕加索的绘画进行了深入研究,找出了印象油画与中国画本质上的相似处及其区别,在实践中对中国画进行着大胆的探索和创新。

欣赏了画廊里展出的郑砚生近50幅作品和存放的30多幅扇面,大家都有耳目一新的感觉,穿行在这些画作之间,我们不禁被这些作品幽远深远的意境所吸引。

谈及绘画生涯,郑砚生紧锁眉头,沉思良久,才进入了漫长的回忆。郑砚生15岁开始学画,对绘画非常有天赋,他的习作充满了灵性。著名画家赵望云发现后,很喜欢这个聪明、勤奋的英俊少年,又把他推荐给著名画家石鲁。石先生看了郑砚生的画作,当即决定收郑砚生为弟子。在郑砚生的眼里,石鲁、赵望云两位国画大师从小就是自己崇拜的偶像,能同时拜长安画派的两位领军人物为师,他高兴得做梦都在笑。赵望云先生告诉他,“大艺术家并不是来自象牙塔,而是来自十字街头。”郑砚生记住了,每到星期天、节假日,天不亮他就爬起来,跟大哥郑长生等业余画家步行到翠华山、嘉午台、南五台等地写生。“文革”中,不少人在忙着“干革命”,他又跟大哥一帮人步行到桂林,一路风餐露宿,饿了啃一口干饼,渴了喝一口泉水,走了整整一年多时间。人瘦了一圈,画的稿子却多得背不动了。石鲁先生要求他,画画要画出思想、画出精神、画出性格和品质,要赋予作品以生命。郑砚生记住了,他发誓以老师为榜样,献身艺术,终身为之奋斗。

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在极其艰苦的生活环境中,他始终铭记着老师的这句话,潜心研究,大胆实践,不断追求新的目标。郑砚生生性善良,性格耿直豪爽,是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他的生活道路充满了坎坷,特别是“文革”中他受到了严重的政治迫害,家人入狱。生活的艰难、精神的压迫,几乎贯穿了郑砚生的前半生,这些都使郑砚生的世界观、艺术观发生了很大转变,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绘画艺术风格,但却从来没有改变他对绘画艺术的追求。我们从他的画里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位艺术家内心的呐喊和对生命的抗争,也可以看出这位艺术家坚韧不拔、不屈不

挠的强劲风格。

郑砚生是一位优秀的画家,几十年来,他创作了大批富有时代精神的作品。自1986年在陕西省美术馆举办首次个人画展以来,先后在西安、广州、北京、澳门等地举办个人画展或参加邀请展。1993年在上海举办“石鲁、郑砚生师生画展”。近年来多次参加日本举办的国际水墨画展,出版了《秦岭山色》《古长安历代人物画谱》《名家精品》《新长安画派》画册及《郑砚生国画选》挂历等作品。

郑砚生不擅社交,不喜宣传,不愿奉迎,低调做人,高水平作画,是陕西书画圈内最有耐性的人。有的书画家头衔可写满名片正反两面,郑砚生却只有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新长安画派画院院长、西安电视台书画院院长三个名分。可是,郑砚生绘画功力坚实,笔墨技巧娴熟,色彩感觉敏锐,其作品形神兼备,特别是线条的勾勒与笔墨的结合,墨与色、色与色之间相互衔接得天衣无缝,轻重虚实,浑然天成。仔细欣赏郑砚生的画作,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国画有对石鲁、赵望云这些艺术大师笔墨神韵的继承,也有对西方印象派和毕加索绘画的深刻理解和融会贯通。他学习先辈是认真的,但是他师古不泥,汲取所长,同中有异,同是放怀自然,异是取其精华创新发展。

郑砚生对石鲁、赵望云的作品都有独特的理解,同时还广泛吸收了黄宾虹、林风眠、傅抱石等艺术大师的技法特点,他对毕加索及西方绘画的学习更是大胆,其技法和色彩的借鉴运用也颇有独到之处,因而,郑砚生在长安画派的继承上创造了新的风格。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努力,郑砚生的绘画艺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其作品深得海内外及社会各界喜爱。郑砚生画笔下的万物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画乡村则青山青秀,桃红柳绿,画松树则苍劲葱翠,倔强顽强,画竹子则枝叶茂密,挺拔张扬,画兰、菊清逸优雅、仪态万千,画石头形态各异,极具个性……郑砚生的画里洋溢着情,充满了对生活、对生命、对艺术的热爱。

郑砚生和他的老师石鲁一样,是真正的绘画艺术的殉道者,他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了他所钟爱的绘画艺术。早些年,郑砚生为画好画早起早睡,不管是朔风刺骨的寒冬还是酷热难耐的盛夏,无论是顺境还是遭遇难以承受的不幸,他始终把绘画艺术视作是自己的生命,坚持不懈。

也许是对艺术的酷爱,也许是性格使然,郑砚生画画是玩命的,多年的艰苦劳作和不规律的生活,使他身患多种疾病,经常要到医院进行治疗。但是,无论身体如何不适,他每天照样要按时起床,准时进入创作状态,紧咬牙关,强忍病痛折磨,创作了一幅又一幅成功的作品。如果有成熟的构思和想法,他半夜里也会爬起来搞创作,常常累得满头大汗,手扶画案大口出气,朋友们看着心疼,劝他好好休息,他就一句话:“我得抓紧时间啊!”大家都明白他的意思,也知道他的脾气,劝说是没有用的。

告别时,雨早已停了。望着屋檐下站立着的郑砚生,眼前就浮现出他那幅“傲雪”画作中苍劲挺拔的松树。真心祝福他的艺术生命像那画中的松树一样长青!

张文春

二手《论语》

倒退若干年,大凡识文断字的主儿,读过《论语》,稀松平常。当然,是孔老夫人的原著。尽管,不少人读《论语》时,还是垂髫小儿,但一部《论语》能倒背如流者,远非奇人。如今呢,还是那部《论语》,谁通读过?谁又能背诵呢?大伙的劲儿都使别处去了,估计阅读先秦文字的能力差不多都丧失了;要是说得不客气呢,相当部分人从地根儿起,就没读过这类东西,太费劲,啃不下来。

话讲到这里,不得不承认,人们的求知欲望还是蛮强烈、蛮健康的。比如,对《论语》,自己读不了,或者说,没工夫读,听别人讲讲应该不是坏事,尤其是躺在沙发上,喝着茉莉花茶,从电视屏幕上看着别人讲《论语》,怎么能是坏事呢?

问题是,有部分人的辨识能力,可能有点局限性。他不能像过去的垂髫小儿那样,先是背个烂熟,弱冠或而立后能自己咀嚼出孔老夫人家原著的滋味,要是有人登台讲点有关《论

语》的话题,听对劲儿了,击掌叫好,要是听着不是那么回事,拂袖而去。但这些人不行,分辨力弱。什么叫知知知,到他们这儿,这四个字还真有点悬。

当然,如果有人要是把从电视上听别人讲《论语》当一乐儿,那么,他已经获得了一百分了。没有谁能剥夺他人得到快乐的权利。写到这里,想起一件陈年往事。

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子在院子里吃饼干,看见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就拿了一大块儿饼干掰成小块往男孩儿嘴里喂,喂完就自己玩儿去了。过一会儿小男孩儿还想吃饼干,另一个六七岁的大男孩儿往他嘴里填了一块小石头,小男孩儿咽了,且浑然不知。这时,大男孩儿哭了,他逢人就说:“我给他喂了一块小石头,你们谁带他上医院?”

许多年过去了,我琢磨着那个做了错事的大男孩儿,还是有值得赞许的地方。那就是他觉得自己往别人嘴里喂小石头,是件危险的事情。

诗和散文都是文学作品之一,孰高孰低或许只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诗歌的好年代已经过去,却大概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各式散文和随笔风行,而诗歌显而易见正日渐式微。愤怒诗人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胜景更只能到回忆中去寻找了。

诗歌式微,但面对繁荣的散文,诗人们并不想就范。他们反抗的方式非常有趣:写散文。

诗人写散文,并非个案和特例,而似乎正在成为风气。我所知道的便有北岛的《青灯》《蓝房子》《午夜之门》,这三本散文集的文章大多写于10年前,但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却都是新鲜的阅读体验;另一位朦胧诗主将舒婷自1998年之后基本就不写诗,散文集则一本一本本地出,《心烟》《秋天的情绪》《今夜你好心情》等计有十多部,但似乎反响有限。而她去年出版的散文集《真水无香》,则给她的散文写作带来了新的荣誉,舒婷还凭此书获得第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年度散文家”称号;海峡对岸的老诗人席慕容日前也在内地出版了两本散文集,《蒙文课》和《追寻故里》。一向以情诗见长的她似乎要以散文来延续自己写作的辉煌。

诗人写散文,意图各异。席慕容说:“诗也一直在写,但诗是找我的,我是被动的;而散文是我去找它的,我是主动的。我现在也还能写情诗,但我更想用散文来寻找自己的位置。”从1989年到2009年这20年,席慕容每年都回内蒙古高原,她的《蒙文课》和《追寻故

刘颖余

写散文的诗人不容易疯

里》记录的便是这些寻根之旅。而北岛似乎并无席慕容那样的自信和自觉,他坦言,“写散文我是个新手。起初是为了养家糊口,写着写着却发现了另外的意义。写诗久了,和语言的关系会相当紧张,就像琴弦越拉越紧,一断,诗人就疯了。而写散文不同,很放松,尤其是在语言上如闲云野鹤,到哪儿算哪儿,用不着跟自己过不去。当然,那也是一种讲究。我想,写散文的诗人是不容易疯的。不过疯不疯,自己说不算数。”

的确,写散文的诗人不容易疯。我想这不仅是因为诗人和语言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写散文的诗人会从天上回到世俗,从英雄、救世主回归普通人和写作者。舒婷的《真水无香》把她的生命之源——鼓浪屿写得如此摇曳多姿、至情至性,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因为她生于斯长于斯,因为她对于家乡有着无理由的热爱。这让她的书中所有的幽默和感伤、温情和敬意,都是如此动人,而且并不让人觉得琐碎和絮叨。

相比舒婷,北岛的散文充满了漂泊者

的叹息和失落,对“诗歌年代”的嘲弄和怀念,“诗人之死,并没为这大地增加或减少什么,虽然他的墓碑有碍观瞻……”(《诗人之死》),“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破镜子,这误会再也不会有了”(《朗润记》),“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波兰来客》)。类似的文字在他的三本散文集里俯拾即是。但这只是北岛的一面,北岛的另一面却是幽默、隐忍、自嘲、随遇而安,以及不易觉察的对于世俗生活的宽容、敬意和热爱。在他的文字里充满了北京的低语和独特年代的政治化语言,让人读后时常忍俊不禁。北岛不仅以极大的敬意写那些和他一样漂泊的诗人,还用充满诗意的目光写乌鸦、猫、写自己最爱的女儿,写家长会,写开车记、搬家记,甚至还有赌博记。这样充满世俗精

神的诗人或许更为可亲,我们当然丝毫不担心他会疯掉。

诗人写散文,未必是诗歌的不幸,但一定是散文之幸。这的确是一个散文、随笔空前繁荣的时代,但那些充斥着廉价虚假情感、种种似是而非哲理的所谓“散文”,正在一步一步地败坏着散文的名声。当此之时,诗人们的散文就像清风拂面。诗人们写散文或许会觉得有点委屈,但那多半是出于诗人的骄傲和虚荣。事实上,有多少诗人都是一手写诗一手写散文俱得风流的。比如余光中,我觉得他的《我的四个假想敌》就足以和他的那些著名诗作比肩,因为它写尽了世间父亲对女儿的深沉情感。这样的文字成为经典是必然的。

伟大的诗人永远都是社会的财富。诗人发疯,既是诗人的不幸,也是社会的悲剧。如果一个社会实在不知如何供奉诗人,就让诗人们多写点散文吧。那样他们至少不容易疯。

王守乔

欧游杂咏

【三首】

拉雪兹公墓巴黎公社社员墙

墓园青林寒,英灵悲梦回。
社员墙凄悲,花草送谁归。

清平乐·尼斯观景

白帆点点,碧海波光闪。
银鸥立岩望日归,层云嵌金灿烂。
山溪奇石漱玉,浅滩细浪涟涟。
绿树青草小径,葵花飞燕在天。

牛津泛舟

一叶扁舟两小童,调棒撑篙水中流。
两岸鹅鸭相嬉好,忘却人阅读书楼。



天下没有愚蠢的员工,只有装傻的员工。

【漫画】赵春青

管成子

荆芥凉面

每到夏天,就会想到小时候在河南家乡常吃的荆芥凉面。说到荆芥,很多人都不知为何物,知道的也认为那只是一种常见的中草药材。我现在的住地京城,距河南不能算是太远,但只要一提荆芥拌面的吃法,大家都会一脸惊讶地说,那不是草药吗,如何下咽?就像一提到我们河南人爱喝的白面汤,北京人就认为是黏黏的糊糊一样,很难沟通。

荆芥,中医典籍上早有记载,是一种大众常用的草药。传统中医学认为荆芥为入血分之风药,具有散郁解肌发汗、炒炭止血之功效。所以用于感冒、头痛、麻疹、风疹和疮疡初起,炒炭后还能治疗便血、崩漏、产后血晕等症。但在河南,一到夏季,它又是一道妇孺皆知的寻常蔬菜,如薄荷一样,荆芥有一股特殊的香味,也许正因为它的这种挥发味道,才最能调动人的胃口了。夏日里,洗上一把荆芥,

凉拌荆芥,特地去吃了一次,但是太贵,20多元一小盘子,没几口就没了,不解馋也不过瘾。想不到往日寻常的农家蔬菜,竟成了珍稀佳肴一般的招牌菜了。不过,没想到的是,这两年一到夏季,家门口菜市场上也开始有新鲜翠绿的荆芥卖了,而且还不贵,一块钱一大把,看来南风北渐,北京人也开始吃荆芥了。现在,每逢买荆芥,都会有旁人询问,这是什

资讯快递

“六十甲子中国磬”国庆献礼文化活动正式启动

本报讯 7月6日,由中国老年学学会老年医学委员会事业发展中心倡议发起,文化部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六十甲子中国磬”国庆献礼暨系列文化活动正式启动。

磬是一种由石头制成的打击乐器,是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古人认为“磬”是沟通天地人和之圣物,自古有“吉庆有余”之说。“六十甲子中国磬”由“天下第一乐府”原生态音

电视剧《红七军》在广西北流开机

本报讯(记者鹿慧敏)6月29日,电视连续剧《红七军》剧组在位于北流市的广西省委机关旧址门前举行了开机拍摄仪式。

为纪念百色起义、红七军创建80周年,30集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红七军》的拍摄

被列入献礼项目。全剧以邓小平到广西领导革命工作为主线,通过发生在1929年的百色起义、红七军创建等革命历史事件,艺术地讴歌了广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史,以及红七军创建和发展的伟大实践。

活动组委会现已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六十甲子中国磬”的图案,以能展现中华文化、祖国昌盛为主题。同时,组委会将启动“六十甲子中国磬”文艺之声晚会、名家书画邀请展等一系列文化活动。(文艺)

大型绘画长卷《盛世长安图》问世

本报讯(记者吴晓向)为喜迎新中国成立60周年,北京出版集团公司与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公司共同组织创作了大型绘画长卷《盛世长安图》。作品描绘了首都北京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上具有代表性的自然及人文景观,艺术性地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的伟大成就。

《盛世长安图》全长40米,高0.6米,以

“国家动画产业基地”落户北京

本报讯(记者吴晓向)6月27日,北京市广播电影电视局将“国家动画产业基地”牌匾分别授予海淀、石景山和通州三家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近年来,北京市动画产量不断攀升,精品佳作迭现。1993年至2004年北京市动画片产量为27部6907分钟,平均年产量约为576分钟。2008年则达到了10部7380分钟,

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的十里长街为画面核心,对其中主要景观进行了描绘;对永定河至复兴门、北运河至建国门的景观根据创作需要有所取舍。《盛世长安图》由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9位青年画家历时两年完成。这幅作品绘画技法以工笔重彩为主,同时借鉴油画的创作技巧,艺术风格大胆创新,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在全国各省市排名中位列第五。获得“国家动画产业基地”授牌的两家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均表示,将以本次授牌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对集聚区内动画企业的关注和扶持,继续加大投入资金,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并配合国家广电总局和北京市的优惠政策推出相应扶持措施,共同将北京市动画产业推向一个新水平。